5563.8
3123
v.2

系論
太極圖例
太極圖序
通雅
御試策
經筵講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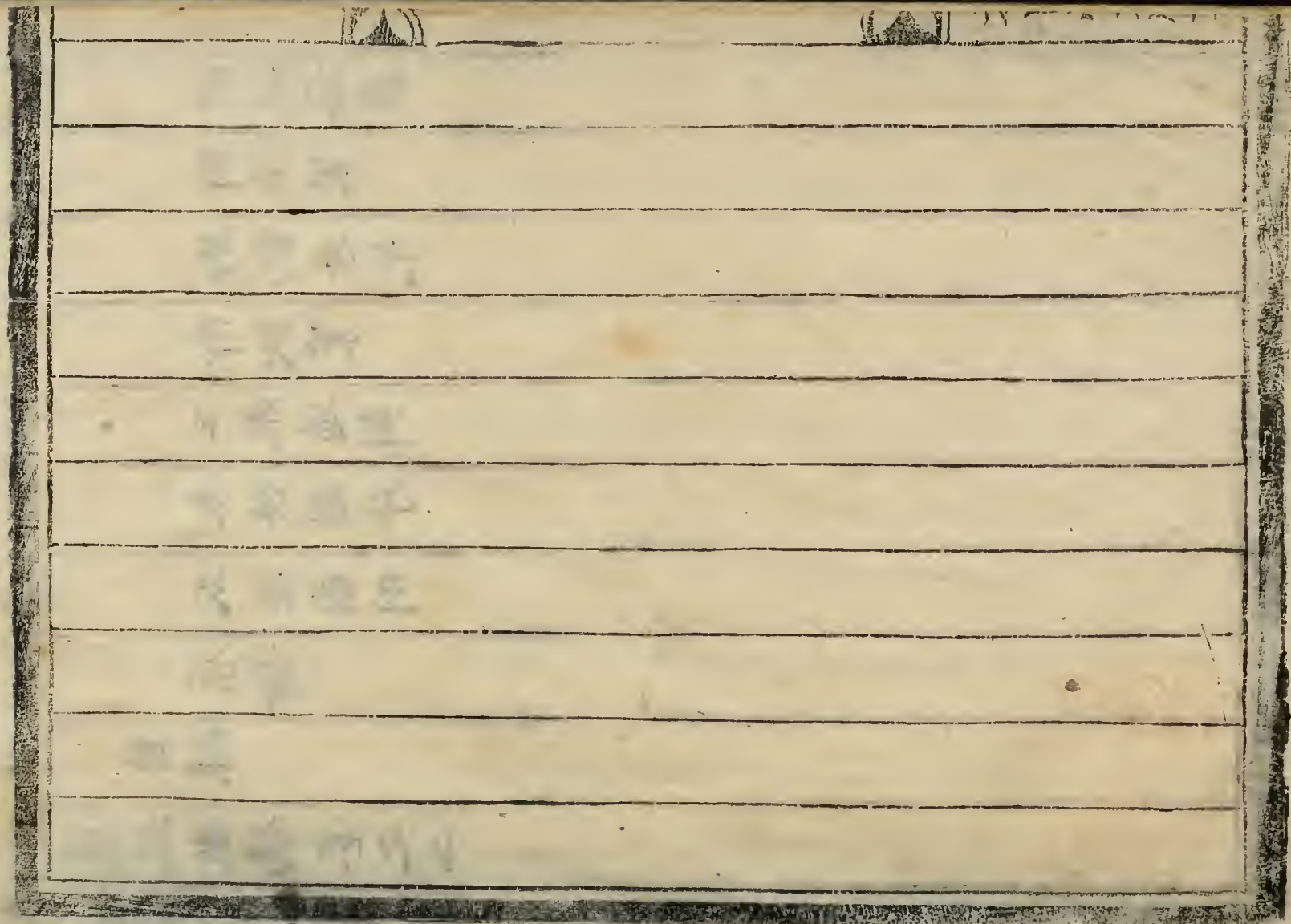
思辨錄輯要

恩坡敬稿卷之二

目錄

原論
太極圖例
太極圖序
三教通辯
御試策
御試再策
御試策
經筵講義

244103



恩坡散稿卷之二

原論上

理氣

觀天之運而不知其所以運觀地之處而不知其所以處觀日月之往来而不知其所以往来觀四時之代序而不知其所以代序者何也有形者可得以見而無形者不可得以知也雖然穹然而運隤然而處紛然而往来迭然而代序者若有形矣而運而不見其轉移處而不見其依居往来而不見其推歩代序而不見其相傳者不可謂有形而亦可謂無形也渾

然乎其所以運眇然乎其所以處芒然乎其所以往
来忽然乎其所以代序者若無形矣而運者可以取
象處者可以指體往来可以著數代序可以推筭者
不可謂無形而亦可謂有形今夫人之耳目手足天
下之人之所皆得以見也耳之能聽目之能視手足
之能便利天下之人之所不得以自知也有形者可
以為體無形者可以為用而塞其耳曜其目病其手
足者猶能黙識其聲色屈伸而一朝失其知覺者非
無其耳目手足而方且不辨其父母妻子赴之水火
不自知其避焉由是言之有形者反為用而無形者

反為體也猴提之兒鑿鑿乎耳目手足之皆具指爪毛髮之徹無失其條而明不見泰山聽不聞震雷八九月而始匍匐而膝行者此又有形者若為先無形者若為後先若為之體而後若為之用也飢而食渴而飲好生惡死吾知其血肉之私而人與物之所同也見父母而知其愛見尊長而知其敬吾知其秉彝之公而人之所同而物之所異也然人固有不食嗟来而死而以一言之重而樂死如生者其同也可謂異矣反哺之烏愛主之犬又何能姁姁於仁義而人且有以怒目視其父母而箕踞罵辱長者其異也亦

謂可同矣善由於公惡由於私天下之正論也割己肉以食其君天下之至忠也而易牙之姦而能焉放殺其君主誅討其兄弟天下之至逆也而湯武周公之聖而行之由是言之善亦為惡而惡亦為善也嘗試論之天地之間紛綸乎萬事萬物亦一理與氣而已天下之論理氣者必曰理無形氣有形而觀乎天地日月四時吾知其無形者理而有形者亦為理乎有形者氣而無形者亦為氣乎觀乎人而吾未知理為體而氣為用乎氣為體而理為用乎其先者為理而其後者為氣乎其後者為理而其先者為氣乎觀

乎人與物而吾未知同者為氣而異者為理乎理者為氣而同者為理乎觀乎善惡而吾未知公者為理而私者為氣乎私者為理而公者為氣乎皆吾之所不可知也然則吾將烏乎辨乎今夫一片之雲忽起於太虛實茫之中一瞬息而遍天下之大澤物之惠油然為大旱之望者吾知其理而山澤之氣隆然上為瀵洽之液者吾又知其氣也行潦一霆洩陰陽蒸鬱之和者吾知其氣而四海之內紛紛乎雨滴之數不知其幾千億矣而一點之滴皆具乎生生之心者吾又知其理也其為雲也雲為氣而雨為理其為雨

也兩為氣而雲為理至矣哉理與氣之不相離也自其無形而言之理為體而氣為用自其有形而言之氣為體而理為用自其體者而言之理為先而氣為後自其用者而言之氣為先而理為後所同者理所異者氣而即其同而亦有異即其異而亦有同善者為理惡者為氣而就其善而不能無惡就其惡而不能無善如雲之始為理而終為氣如雨之始為氣而終為理也雖然其所以有形而無形為体而為用為先而為後其為同異而其為善惡者又安所質之哉質之天地而不言質之鬼神而無情仲尼曰易有太

極仲尼聖人也非仲尼吾何得以質之

道

道可一乎道不可一也道終不可一乎道亦終可一也齊人之朝暮之市朝者必由乎淄涓趙人之朝暮之市朝者必由乎邯鄲吾知其齊趙之人之各自為道而非天下之人之道也偷盜之人其行也穿穴踰墻屈躄其四體而不知其勞正方之人其行也無以檡乎遠延而不由乎逕彼且不惜其肢體而此猶不以枉逕者吾知其各自為道也狂狸緣木而行其捷如飛鳶魚潛水而行其樂自得者終不可相與為道

而各自為異也道可一乎道不可一也宗周之京東洛也居天下之中而率天下之民四方之仕者之立于朝四方之賈者之販于市內外諸侯之朝覲南北蠻夷之聘貢無不由乎伊瀍之間者吾知其天下之人之道而非各自為道也聖人之去民不相爭熙熙然行者讓道彼道乎穿窬者方且恐其不由乎大道與君子異焉逍然乎數之同得乎山林魚之相忘乎江湖者終亦見其得乎性則一也道終不可一乎道亦終可一也可一者道而不可一者亦道乎烏乎其道之多方也雖然吾知其可一者道而不可一者非

道也天地之道陰陽生而剛柔成人生乎其間遠周萬物而其用不窮近在日用而其體不離浩然乎妙無其形而天下萬世之人之所皆得以同由者名之曰道今夫數數以一德一行自以為道者亦不可謂非道而惟其能乎該衆事總萬善大中至正兼天地備萬物而應變乎無方不失其宜者終可謂之道也嗟乎道之可一者吾知其至矣而何天下古今之道之不可一者多也自堯舜禹湯文王周公至于孔子其所以欲一乎道使天下萬世之人一皆由乎是道者叙之以彝倫教之以刑政節之以禮和之以樂其

明易知其易可行愚夫愚婦之所皆得以知而行也天下之人宜無所不一乎而墨之仁楊之義申商之刑名桀跖之暴虐皆自以為道者牽連如縢紮而至今不一於天下又何也嗟乎其失於見理而為勝於氣也墨之道見乎仁不見乎義而氣為勝於懦弱也楊之道見乎義不見乎仁而氣為勝於剛忍也申商之道見乎事功不見乎道德而氣為勝於刻薄也桀跖之道見乎人慾不見乎天理而氣為勝於貪淫狂暴也嗟乎其道之可一者何其不可一也彼墨楊申商桀跖之道猶不可一而佛之近理老之擾氣自以

為至妙且高方且欲與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之道相將而久傳者其亦終不可一也雖然天下古今生民之事父子之必親君臣之必嚴冠婚喪祭之必有禮飲食衣服之必有節皆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之可一而彼佛老終不可得以二之也至矣其道之可一也可一者猶可一其不可一者而不可一者終不可使可一者不一也此吾所謂可一者道而不可一者非道可一乎既謂之不可一也道終不可一乎復謂之道終可一也

儒

參天地而立人之道為天下萬世之需者儒之道也其為道因人情而存天理故以人之飢食寒衣且使知其不義而衣食不如義而不衣不食而已未嘗教以腹不穀身不緜也以人之好生惡死且使知其不義而生不如義而死而已未嘗教以赴湯鑊蹈刃而不避也以人之慕富貴薄貧賤且使知其不義而富貴不如義而貧賤而已未嘗教以棄軒冕入山林而超羣絕倫也見幾保身君子之人之處亂世之道而直言剖心以比干為仁行吾所學着着欲堯舜君民者賢聖之所欲為而陋巷不改其樂以顏淵為賢其

學以存心為體而日應事物其治以仁民為本而並用刑罰愛其父母親其兄弟人之賢愚之所同而惟恐其蔽於私也故因其所同而叙之以彝倫見輔蔽之章而人莫不悅聞鍾鼓之音而人莫不樂也故因其所同悅樂而制之以禮樂其道至近而遠至卑而高小可以窮一心之妙大可以盡萬物之變措之一身而不為有餘施之天下而不為不足行於一世為一世之人之法行於萬世為萬世之人之法者吾儒之道之至廣且大者也世之所謂學儒者不然知求乎衣食而不知其不義而不可衣食廉介之士有不

屑乎衣食而以儒之不教以木食皮衣為貪也知重乎死生而不知乎其不義而不可生勇敢輕俠之士有以一言許其殺身而以儒之不教以輕身樂死為恥也知慕乎富貴而不知乎其不義而不可富貴曠達隱遯遐舉之士有不樂乎富貴而以儒之不教以輕富貴樂貧賤為鄙也見世人之妄言取禍不全其性命而以儒為急於求名而不知明哲之義見俗士之苟行求合不淂乎其心身而以儒為妄於行道而不知獨善之義以事為之錯應而不能求心者亦儒以不遺外物以刑法之濫用而不能推仁者亦儒以

不善仁術呴嚅孝悌不能推源於天下者以為孝悌之害屈折禮樂不能導化於萬民者以為禮樂之弊此皆見世之不善學儒而為儒之過也今夫神匠之治木因其用而各就其宜曲者揩之直者揉之標準繩墨不失其毫釐揮運斤斧不違其規矩神遇而不以目視心應而不以手用亲楫櫂櫨無不合於尺度而恢恢然常有餘地世之庸手規規用繩墨斤斧而失其標準揮運之妙曲者不可得以揩而直者不可得以揉皆失乎尺度之中正而無枝岐言之人又從而見木之不材而復為匠石之過曰初何不使木而

無曲直也又曰不如不用繩墨斤斧也此豈理哉是故善學匠者深求其神遇心應之妙欲不失乎標準揮運而皎然使天下之人皆知天下之木之曲者必可措直者必可操繩墨斤斧之不可不用也儒者亦然仲尼亦萬世之神匠而後世之不善學儒者皆世之庸手也斤儒者其亦以匠石為過之類而善學匠者亦孟氏程朱之徒也嗟乎神匠者不世出而善學匠者又不可以時出天下之族匠而庸手者多宜乎其以匠石為過也然彼庸手者苟非其繩墨斤斧且不可以措手其亦不可以匠石為過而亦匠石萬世

之功也已

佛

其形也有盡而其為形也無盡以有盡而求無盡其亦道之至大而精者也雖然盡者方且與有盡者無盡而未嘗離乎有盡也今獨求乎無盡而欲去其有盡者其亦道之粗而非至大者也夫天地之大也日月之明也吾知其若可以無盡乎而此猶可以有盡而先天地日月而無其終始者吾固知其無盡也今夫獨求其先天地日月者而以為天地不足大也以為日月不足明也又況乎其眇然一身之生滅乎其

孝田堂藏書

閒哉而直探空幻之中以求其所謂無盡惟恐其有盡者為累而不得其所欲求也汲汲然先去其有盡而以四大為逼以六識為塵以父子夫婦之親猶恐其愛欲之為亂而絕之以禮樂典章之美猶恐其儀文之為煩而棄之泊然一心只求與其先天地日月者相為終始而獨不知其所求者方且在於所去為父子夫婦為禮樂典章為天下萬事萬物者且已燦然具於先天地日月而終不可以去此而求彼也見大本之至仁而以四德包具者為冗見太初之至靜而以二儀迭運者為雜不知其去四德而不可求仁

去二儀而不可求靜比如探照川之月而欲去其水纔去水而又不可得月也今吾之所求者不然固未嘗不求乎無盡而亦就其有盡者求之能知其父子夫婦之親禮樂典章之美天下之萬事萬物之則皆可與先天地日月者相為終始而可求也其真可謂道之至精且大而彼獨求乎無盡欲去其有盡者其亦道之若大而反小若精而反粗者也嘗試論之有盡者氣而無盡者理也獨求乎理而欲去其氣者彼佛者之道也欲求乎理而不離於氣者吾儒者之道也佛之所儒者曰彼不能克己去私糾纏乎愛欲糟

粘孚節文紛紛乎事物之為障而終不得其所求孰若吾之超色累得上乘一切除其塵根而彼佛者不知治盜之術也善治盜者不殺盜而必使民無盜能知其盜生於民而殺盜者害民也吾儒之克己去私亦然彼佛者惡於治盜不自知其害民如戒淫而廢人倫也雖然我之斥佛者皆不得的指其源嘗言彼之所棄故彼常不服而我常不尊今我之斥彼者必曰彼不知彝倫也彼且曰我非不知彝倫方求其所以為彝倫而未暇也我必曰彼不知仁義禮智之為性而以知覺為性也彼且曰吾非不知仁義禮智方

求其所以為仁義禮智而以知覺為性也彼以氣為
離而我或作以主氣彼以身為籧廬而我且作以畏
死彼見乎循復之理為死生因果之論我但作以氣
往者不返而且未能明之以理寃寃乎彼自居於天
地萬古之尊以一心參一理而我反作以悖理規規
然但曰無倫已矣而不自禁其弒父與君者此皆彼
所以常不服我所以常不尊而如對敵者不得纂隙
終不可易破也余觀吾儒之斥佛如韓愈歐陽脩皆
不知佛程氏所謂延理亂真者可以得之而且不明
言故遂因其論以明佛氏求道如探川月而欲去其

水克已去私如殺盜而不知害民其所以獨求乎無盡而欲去其有盡者亦道之若大而反小若精而反粗者也然彼佛者亦聖人也所謂聖人者何也謂其克己而求理也惟吾之不離氣而得乎理者始可以作而彼亦可服若其名為求理而為氣所勝者又未可以易作而彼亦終不可服也此其佛者之與吾儒叅而久而不衰者歟

老

我自為道而作人之道非真以我道為尊而設為自尊之言者老氏是已何以知其然也天下之人皆以

氣滅理而仲尼之道欲以理勝氣其為道中正而至易且難賢者為其氣之所拘而不及故老氏闊然窺乎仲尼之道之必不得易行於天下也於是乎自為之道而以天下之人之易趍於氣故知人之愛莫若其身而其為道以自愛為體謙冲如虛谷保嗇如嬰兒以為無而為有為非不知禮義之可以盡人事而為知其曲折裁制非賢者不能得其正也故薄禮毀義教人以退遜自守不至於爭奪而已非不知仁智之可以乂天理而為知其博施周愛非賢者不能盡用也故棄仁推智教人

以廉儉忠樸不至於詐偽而已其道至近而淺不過
為鄉人自好之道而故為玄遠幽妙之言強自尊於
仲尼之道之上使天下不知其淺近而欲其道之自
可易行也其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者謂其欲存
乎理而先與以氣也又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者
欲天下之人之不知其道而自行其道也故學老氏
之道者皆不知其道申韓得其儉嗇儀秦得其闔闢
何晏王衍之徒得其虛曠以清淨為法如曹參之為
相而得之寧一以修養為本如魏伯陽淮南子之求
仙而得之保嗇數人者皆學其道得其用而不知其

為道之體天下古今之人欲自愛其身而稍自修飾不至為大惡以陷刑辟者皆由乎老氏之道而不知其為老氏之道道已大行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且不能自知也嗟乎老氏之意果非欲自尊其道也欲遵乎仲尼之道而知其道之難行且自為道而使仲尼之道不至於大廢也或以為老氏真以其道自尊不知仲尼之道故毀禮義棄仁智以道德為非常可異之物強欲求於虛靜之中然此不知老子之意也觀其所謂無名天地之始彼未嘗不知乎理彼豈不知禮義仁智之不可與道德為二而其所以毀絕禮義

亦棄仁智者知禮義仁智之必不可易行但使天下之人皆知其自保其身雖未得自盡乎禮義仁智之性而不自至於全失其性故借道德之虛名新天下耳目而強自尊道而已嘗試論之老氏教民姁姁焉如誘小兒今夫使狨提而守徑寸之珠裹以錦繡護以篋笥朝晝責其檢視使不安乎寢食則彼必有怫然破其珠者然一朝有以去錦繡篋笥而誘之曰此夜光明月之珠而異乎彼珠也不勞勤護要之勿毀而已則兒必欣然以為異寶雖未能善守亦不至乎毀破也老氏忘然使天下為狨提之兒而但欲使其

不至於怫然破珠而已非不知錦繡篋笥之藏護終可以善守勿失也然則老氏見道其有過於聖人者歟曰非也此所以不如聖人也聖人之心但知道之可行而不見其道之不可行老氏之心非不知道之可行而終見其道之不可行噫乎道終不可行也老氏見道可謂至矣然老氏之見道之不可行者雖有過於聖人而老氏之不能不見道之不可行者終非聖人也去之學老氏者或尊以神聖作老氏者或絀以邪異此皆不知老氏之本意而天下之人皆為老氏之小兒不免其誘弄也余欲明老氏之旨非真以

其道自尊而強自尊道其為道不可謂邪異而亦不可謂聖人之道也雖然天下之大道有三曰儒曰佛曰老儒者主理不雜乎氣佛者求理而欲去乎氣老者攝氣而欲存乎理老之道其欲參於二者而亦可謂之大道也歟

文章

天下之理一而天下之氣不一也故使天下之人學堯舜之心皆可以親九族叙五典而使天下之人效堯舜之形貌終不可以八彩乎其眉重瞳乎其目者理可一而氣不可一也心寓於理形寓於氣天下之

物之所同而惟其得乎理之至精氣之至神況乎其不可以心與形而名言者發以為光日月得以為明草木之秀者得以為華鳥獸之瑞者得以為毛質得乎無方發乎自然而人於其間得之而發以為文伏羲得之而畫八卦文王周公得之而演易孔子得之而作繫辭春秋子思得之而作中庸其言正大其辭純粹經緯乎天地表章乎古今煨乎其垂萬世而不惑然其道同而其文異其言乎道德仁義者一而其為辭或簡或易或徵或著繫辭異乎彖象春秋異於典謨者理雖一而氣猶不一也及至後世理有失於

其精而氣或過於其神老子之著五千言莊周之著
寓言司馬遷之作史記韓愈歐陽脩蘇軾之為文辭
其言或詭奇跌蕩其辭或縱橫逸發蕩乎其驚人耳
目忽乎其動人心志然其道異而其言或類老子之
論寧一而或如繫易莊周之論齊物而或近知命遷
之志禮樂愈之原性道歐籀之說王霸仁義亦能有
衛護六經者氣雖不一而理猶可一也堯與舜其道
同也而其形之異不惟天下之人之不能似之而已
舜不得為八彩而堯不得為重瞳也天下之人之於
堯舜其道異也而其心之同不惟天下之人之可學

而已堯之親族舜之叙典亦如天下之人之心也至矣揆理之可一而氣之不可一也蓋嘗論之理之至精者在於可一而氣之至神者在於不一苟非其一無以得乎至精之理苟非其不一無以發乎至神之氣故彼聖人者常於其可一者一而常於其不可一者不一其言至精其文至神此後世之所不可及而諸子作者雖不能一其可一猶能發其不一其言雖不得精而其文猶不失其神故不得於一而猶能有得於一也去之為文不然不能一其可一而必欲一其不可一不能學其與堯同而必欲似其堯與舜

異者如墨克舜之像而欲學克舜也天下之學龍眠者丹粉以施彩藻繪而設巧其為術可謂奇矣而使畫夫日月則能亦止於一圖不能模其光明而人皆知其非真也方其得意而畫草木鳥獸也亦不過乎使愚婦稚子見畫庸而却走摹繪花而欲析而已嗟乎楊雄之太玄王通之續經其畫日月者乎相如之於屈宋李翺皇甫湜之於韓愈明之王李諸人之於遷固其亦畫草木鳥獸者乎螢爝之明其照也猶有得乎日月之隙光而勝於畫也蕭艾荊棘其榮也猶有似乎蘭桂之芳而勝於畫也鴟梟狐狸其飛其走

也猶有延乎鳳凰麒麟之瑞而勝於畫也世之論文者輒憂乎文與道之相離而不知夫今世之文且無可以不離於道者何也將憂乎天下之人之不能學堯舜之心而不憂乎天下之墮堯舜者何也吾知其盜跖之可以學堯舜之心者且有勝於墮堯舜也文者道之形而道者心之理也由乎心而發於形譬乎其睟面盎背而堯異於舜舜異於堯者非聖人之至精至神又孰能與之

鬼神

天下之物不知其所由而自由其道者屈伸聚散而

已其所以屈之伸之聚之散之者吾知其理也或屈或伸或聚或散者吾知其氣也合理與氣而極其功化之妙其屈也倏焉無形其伸也忽焉無跡其聚也裒然無始其散也泯然無終茫乎其不可名狀者吾知其鬼神也陰陽之相盪也日月之相推也二氣闔闢而萬化煽焉風雷之震薄而或起或止山澤之流峙而或崩或竭人物之繁息而或生或死草木之滋養而或榮或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顯而不測其變化藏而不知其端倪鬯鬯乎若有主張而使之者吾固知其鬼神之合理與氣而極其工化之妙也蓋嘗

論之物無大小莫不有鬼神而鬼神之於物亦無異乎大小也天子之郊祀諸侯之山川大夫之五祀士庶之祖禰事之以禮感之以誠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非有鬼物各自為主也拍塞乎天地周流乎萬物者非無是理與氣而人之感之也各以類應之如水在盆而月無所不照非月之来非水之去而有水必有照也然則古之聖人宜明其鬼神之妙不過乎理與氣者而易曰利用祭祀受福詩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又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若將有非常可異之物潛藏於幽深不測之中以禍福人者何

也天下之人方且有慢神而戮鬼武乙之射天喜伯之不享商紂之謂祭無益皆將以不覩不聞而忽之彼聖人者明言而只誖之曾莫之理則是將率天下而不享矣故其為言包而不露蘊而不發使賢者知其理而盡事神之誠不賢者不知其理亦不至乎怠慢而聖人者亦非強為趨晦之辭以為動人之術也事神以誠汎然有一氣之相感潛符於吉祥之理者又不啻昭昭不惑此聖人之所以不明言者乃所以言也若有神主之物陰主禍福而私與奪人則所謂鬼神者鑿鑿然有跡而又何足謂神哉或曰天地山

川之神其理一也而人死為鬼必有異焉故先王之制庶人皆得祭之伯有之為厲鯀之為黃熊且不可無異而其生也聚而得乎天地之氣其死也散而反乎天地之氣如樹之花方其花也發一樹之精華而及其歛也氣復於樹今使人人而死有異焉天地之大且不勝於其鬼而惡厲之氣結而不散依草木而為妖附水土而為妒者終亦歸之大化而已又何可異論哉世又以為仲尼不言神必有妒異不可測之理恐人之眩惑而不言然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又曰與鬼神合其吉凶皆言其不違乎理而又謂天且

不違而況於鬼神天者理也余欲明鬼神之於物無乎大小而人之感之各以類應之而已蓋使天下之人知聖人之所不以明言乃所以言者也

原論下

禮

不可變而不變者天地之大體也不可不變而變者天地之大用也不可變而變無以定其體而致其用不可不變而不變無以通其通而成其體故古之聖人法天地而制為禮君臣父子夫婦之位定焉冠昏喪祭朝聘之制立焉施之萬民而無遠垂之百世而不悖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歷古今而不得改者聖人之法乎大體也衣服飲食之為節簠簋玉帛之為文

宮室輿馬之為度拜揖進退之為數或因俗而各當其用或隨時而各適其宜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之皆盡其義天下之物不一而措之皆有其則愈變而愈不可窮者聖人之法乎大用也觀夫確然而易知隤然而簡能秩然定乎尊卑之位者豈非所謂不可變者歟日月之相磨晝夜之相推紛紛乎四序之各當其功行萬化而不窮者豈非所謂不可不變者歟雖然彼聖人者於其不可變者常恐其或變憂深慮切防之以不可變詔之後世者至矣而於其不可不變者聖人之智亦不得逆料預應節節而垂制於人故

使後世深求其不可變之理而推之於不可不變者
此其聖人之意也告朔之禮不行子貢欲去餼羊則
愛其禮而不欲去之惟恐其或變於君臣之分也蒼
年改燧宰予欲除三年之喪則責以不仁惟恐其或
變於父子之愛也管仲之反坫塞門而亦以不知禮
季氏之旅於泰山而深譏以不如林放此皆眷眷孚
不可變之禮而及論其損益之宜不過曰殷輅周冕
蓋使後世深求其理而推之故或曰吾從先進或曰
喪與其易也寧戚此皆示其不可不變者皆由孚不
可變之理而已矣後世之為禮者不知其意常於其

不可變者不求其理而常於其不可不變者泥拘不
變切切於節文度數自以為禮事愈無窮物愈不一
而倉卒以臨之造次以應之未有不罔措失儀使優
孟而效仲尼之衣冠八公門而升階必欲其翼如躩
如將不免蹉跌顛仆而世之為禮者獨求於翼如躩
如之間欲不變其不可不變而不求其不可變之理
者何也其亦禮之弊也河朔之拜受詔書而心在專
制隋廣之外進溢米而內充脯鮓且不知子貢之去
羊宰予之短喪而韓延壽之皮弁俎豆秦紹之煩禮
多儀為天下後世笑遂有荀卿阮籍之論而嗟乎

豈禮之過哉此皆不求乎不可變之理而泥拘於不可不變之樊也方且易天地之位而繫日月麾晝夜膠固於四時之運而求成乎歲功也子曰人而不仁其如禮何仁者會萬理而應萬事措之無方用之無盡而皆不失其節也此所謂不可變之理而推之於不可不變者歟此其聖人之意也觀夫天地之大體大用不可變而不可不變者亦惟曰仁矣

樂

古之聖人之制禮定尊卑別上下防民之欲道民之志由乎心而達乎事蓋為無是禮不足以為人也黼

敲之韋弦豆之制非欲飾美於觀瞻而其為樂也假借於物苟求於鼗革土木以悅於耳者固無可以為益而舜命伯夷典禮命夔典樂孔子曰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者者乎其意非樂無以為禮何也心之速發於外而人之易感於中者聲音也其心不歡者強歌而聲不揚其心不喜者強笑而音不暢聞祥鳳之鏘鳴人莫不怡然其意聞乳鳩之和呴人莫不蕩然其恩方其發於外也智不得以巧飾方其感於中也力不得以變奪發之自然感之至神而人莫能與其間也古之聖王

仁以愛民義以正民率天下萬物而節之以禮猶惧
夫禮嚴而未達其和氣也遂北其速發於外而易感
於中者作為樂焉依以六律按以五音薦之郊廟用
之燕享辭令之不得盡發而動盪其心性儀則之不
得盡施而流通其志氣未盡觀感於威儀聽琴瑟而
藹然去其姦邪未盡變化於德教聞管磬而融然發
其和平使天下欣欣然不自知其鼓舞而優然致乎
中和故先王之治有禮不可無樂也後世不然仁不
能施民義不能制民禮又不能節民而且自以為樂
以求其律吕節奏之故常威儀不足以感人德教不

足以化民強自以為韶濩咸英而奏之廟朝之上如不歡而歌不喜而笑發於外者至速人不足以感之而若其蕩於耳佚於心只求其愜意快樂者務為繁亂淫泆之聲其為感也有足以涵其志害其德不能怡然如鏘鳴之鳳而方且蕩然如和鳴之鴈流辟邪散滌濫之音亂天下之耳而蕩天下之心浸潤至於危亡而不知故後世之治有樂不可無禮也蓋嘗論之聖王之作為禮樂必欲相須而為用禮主乎敬惟恐其敬而至於離故樂以達之樂主乎和惟恐其和而至於蕩故禮以防之如鹽梅之調羹不可偏用而

後去之自以為禮者只在乎儀文度數不足以發於外而為樂之本自以為樂者只在乎鍾呂音律不足以感於中而為禮之本禮雖而不能合樂蕩而不能節於是乎禮樂亂而不復相須寧可以有禮而無樂不可以有樂而無禮無樂而有禮雖不足以達禮之本而猶可以為禮無禮而有樂不惟失乎樂之本而國隨而亡故先王之治非樂無以為禮而後世之治非禮無以為樂有禮不可無樂吾知其樂之正而有樂不可無禮吾知其樂之變也嗟乎寧可以有禮而無樂不可以有樂而無禮其亦變之變而不得已之

意歟或以為聖人制禮恐後世不知其本不足以感發千載之心故一寓之樂宮商之為調鍾呂之為律藏之至妙用之至神聖人雖設有是樂則可以達禮故孔子之世去舜已遠而聞韶忘肉味又曰韶盡善盡美使後世皆知其妙如孔子亦可以達禮之本而去又無樂學也余遂解之曰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蓋憂其樂之變而欲使後世知其有禮不可無樂有樂不可無禮也不然師曠其知禮又何必學孔子也

兵

其制奇而其術正者王者之兵也其制正而其術奇者伯者之兵也其制奇而其術正故其勢常難於戰而其意常不必於勝其制正而其術奇故其勢常易於戰而其意常必於勝王霸之兵只在乎其制與術之異也周官大司馬之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有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五人為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天子為六軍其數綜錯不偶有根蟠蒂結之形而巧者不得窮其變其制牢掣相持無朝發夕至之勢而勇者不得決其機晓然揭以九伐之正法非賊賢害民馮

弱犯寡之類兵不妄用此其勢常難於戰而其意不
常必於勝也管子之制五人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
連十連為鄉五鄉為師而三萬人為三軍其數合並
而易知其制要約而易用貫然如綴珠一舉而朝暮
可運掌握南伐楚北伐孤竹惟意所欲以求其制勝
於時日假仁義以歸合天下此其勢常易於戰其意
常必於勝也蓋兵者欲其戰而戰者欲其勝也其勢
難於戰而其意不必於勝者人莫不棄而其勢易於
戰而其意必於勝者人莫不取之故苟易於戰無不
用其制苟必於勝無不用其術漢之南北軍唐之府

兵或分於農以為易戰之制而益盡其便孫吳司馬穰苴尉繚之徒務為譎詐秘詭之計以為必勝之術而益盡其巧天下之言兵者一出於伯遂以王者之兵為迂濶無用兵不可戰而戰不可勝然獨不知王者之兵難者易而不必者可必也何者兵出於農國無養兵之費而兵足其食覩習限以三表斂戒止於三刺師不妄求而軍無倖功之心民皆自重而士有親上之心惟其不求若難得乎死心而以其無倖功之心故義足以殉國惟其自重若難赴乎危地而以其有親上之心故勇可以敵愾此其若難乎戰而易

於戰也兵不出於無名有征無戰未有設策施計運機巧出人意外以求其勝而仁以制人義以威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此其若不必於勝而可必於勝也彼自以為易於戰而必於勝者以民養兵民疲而兵驕激之以義而兵有偉功之心故見利則反敵之以勇而士無親上之心故見危則走小數若可以料賊而敵國之變不可以盡窮狙詐若可以制人而天下之心不可以背服此其所欲易者難而所欲必者不必也世言儒者不知兵儒者亦不言用兵故論者皆曰兵者詭道也又曰兵以詐立遂以為非詭詐不足

以用兵仲尼亦以為軍旅之事未之聞也然聖人者非真不知兵也子路問行三軍誰與子曰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方其請討陳成以為以魯之衆加齊之半觀其制勝料敵之智優然有可易可必者誠使仲尼用兵亦將舉天下服之豈區區小敵之可及哉比如奕棋拙者常欲詐而求其僥倖之功而國手者未有以詭道瞞人而舉一局而輸之仲尼其亦兵之國手而孫吳之流不免其拙也然天下有至拙之手又不可學其詭道而妄效國手方且一著而全敗夫以宋襄之敗而譏王者之兵又何異乎見至拙之

手而謂國手不知棋也老子曰正以守國奇以用兵而吾見霸者之兵欲奇而不奇欲使世之學兵者勿求其易於戰而知其難者可易勿求其必於勝而知其不必者可必也

刑

聖人之道無不用其中矣而其於刑也未有必致其中之意世之儒者不知以為聖人用刑必中而天下後世之刑遂不得其中也書曰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秖德又曰予曰宥爾曰辟惟厥中又曰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古之哲王所以用刑欲致其中者可謂至

矣然舜之象刑不然皐陶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舜之稱皐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舜與皐陶之意只欲使其民協中而未嘗於用刑必欲其中也論者曰刑必中然後民可以協中欲其民之協中乃所以用刑必中也嗟乎此不知聖人之意也聖人制刑要在弼教而已苟非教可行於天下且無論刑之中不中也故鯀之方命圮族驩兜之靜言庸違方克之時非無可以用刑而其害不至於妨教不用竄殛及其不得不用刑然後舜始罪之克之意非欲用刑必中舜之

意亦非欲用刑必中只欲使其民悦中而已苟如論者之言竟已失刑之中而舜之民始可以協中也蓋聖人之意在教不在刑知民心之不可化之以威而反恐其拂也數以五教且勉以在寛使民優游歡欣自趍於善知其終不可教而罪之而猶曰罪疑惟輕脅從罔治雖知其有可誅之罪而苟不至於一人以害衆人皆隱惡藏疾忍而不欲遽置於刑故仁厚之教溢於天下民不忍犯法鞭撻之罰威於大辟而民且自協於中此聖人用刑之要也後世明主之御世方且以刑為教一罪一惡惟其輕重而明正以刑照

之如鏡平之如衡　然無纖芥之蔽毫髮之差民皆畏法一驅之使協於中而世遂有知刑而不知赦煩刑重法民不能措其手足日致誅戮且不禁其姦宄而刑遂不得其中矣嗟夫刑者上所以臨下而惟意欲用常患其不中於重用而不患其不中於輕用故寧不中於輕用而不求其中不可求其必中而易至於重用而不中比如神匠治舍審察地形料其易傾之勢而立柱差不中焉及其久也的然中其矩度而彼自以為良工毫毛不違其中者且已靡然至於顛仆矣如子產之論火烈民不敢近水弱易狎而溺者

已啓申商慘刻之論流毒於天下而且有以諸葛之治蜀為後世法遂以寬於用刑者為委靡不振反以為仁厚之過然聖人者亦非欲姑息愛人以仁傷仁而誅一巨惡舉天下已服又何必鋤求織取不遺一眚逐逐然惟刑之中哉世言文帝除肉刑姻濡不忍非先王五庸之意罰可止於劓刖者終使至大辟而不止欲仁不仁反失其中王通譏以失義而余以為不然文帝嘗以犯蹕盜罔欲置之死夫以清蹕之尊太廟之嚴誅其不敬之罪不可謂不中而竟從釋之此其意常在輕用而不在重用非以釋之議必合於

中而從之也申屠嘉檄召鄧通責其先詔曰朕之弄臣為朕赦之通惧曰丞相幾殺臣通雖有罪帝知其不足以害天下丞相責之以死帝且乞其屈法而若不可以自專通固不死而天下之畏法無加殺通也苟知其害於天下帝豈以己私為天下害者哉且帝非少恩而終不欲寬假薄昭截然有不可犯帝可謂知所用矣雖其治不如聖王之去觀夫除刑之詔藹然有仁厚之發於至誠非如隋帝唐宗之假飾而示惠者三代以後能知聖人用刑之意者余以為文帝一人而已

象

象者理之已著而形之未顯者也聖人推其已著之理而得其未顯之形觀陰陽之互用而衍為四象察剛柔之相磨而列為八卦因以重之以至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不有象通天下萬物之情定吉凶而成大業如乾之為馬為首坤之為牛為腹舟楫之取諸風水宮室之取諸雷天皆擬比其形容因其自然之理而象其宜非有假於智力而強施然苟非聖人之神智且不可以設卦劃物而如日月星辰之懸象鑒然有不違其度聖人固已推測可運諸掌上

而使人易於占察可知其推象之理也庖犧立周天歷度顓頊復時象天堯命羲和宣四時舜在七政周官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辨吉凶馮相氏掌二十八宿之位辨四時之序保章氏掌九州之分星觀天下妖祥蓋為非此無以占天時而備人事故至漢時諸儒如劉向董仲舒夏侯勝京房之流亦欲推陰陽五行以占休咎其象非有恠異難窮之形仰見天文五列而居中運之以斗四布於旁各七為二十八舍天根天樞之為氐房北陸西陸之為虛昴紫薇為太一之居太微為太一之庭軒轅為帝妃之舍咸池為水

魚之周歲星榮惑太白辰星又各有主為雨暘寒煖皆井井不紊煖乎如合璧連珠而且以璣衡渾儀之類延推其躔度目之所睹固婦孺之所可指而後世儒者鮮有知焉遂有唐都洛下閎李淳風一行張思訓沈括之徒巧於星曆識緯之術取以為私謂之別學儒者反以為旁枝雜術而賤之故程朱所論之曆法已不合於星家星家之術且未免違謬歲差至元時七政漸乖而占候之說尤為儒者所不用故星家所論如五星入軫兵起太白經天民革之說不過沈古人糟粕拘窒不通不足以窮天人之幾而遂有安

石所謂灾異天數無與人事之論也盖嘗論之天人之理至延視不明而厥罰常煖聽不聰而厥罰常寒一動一静無不上應而如大明之鏡懸在空中草木人物之動植飛潛無所不照而人不能研幾察变以窺其至妙之理徒欲以尋尺之畫妄覘化機若將按簿占物不失其一二而反以為玄遠無懲者亦可謂過矣今夫語占侯者以為難知也則星宿之度明有不差以為易知也則天人之際不可妄究此其咎在於儒者之不學而星家之妄求也埏埴之技至易也庸工日操其罔伈然苦守其型模而不知運用之变

智者學之一朝可得其妙而創見惝怳又不知其所用今使儒者不至於創見惝怳而不使星家徒守其罔則雖不能鉤深賾遠以盡其變亦庶幾乎測象之妙而論者以為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學者於日用事為且不能盡其理又不可先究其玄妙程子戒學者勿觀雜書蓋欲使學者力行心得不必求之高遠然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其所以驗休咎消長之理者有不可斥以雜術而君子之學恥一物之不知又豈以一身三才最靈於物仰首觀天茫不知何象徒欲曲謹擎跪規規於灑掃

之節而自以為學哉秦時太白入東井史奏其異秦主曰太白渭自入井耶余恐世之儒者不幾如秦主遂為之論以明其不可不知而雖非聖人設卦劃物之智亦可得以粗知推象之理也

數

夫不可窮者理而可窮者數也惟其不可窮也故必須其可窮而相為體用不可窮者其數之體乎可窮者其理之用乎天下之物其生也不可窮而其為生也可窮也不可窮者吾知其不得終始而可窮者吾知其必有終始也窮其終始以至於盡者其數乎而

其所以終始之者其理乎方圓以生象奇耦以起數象以擬其理數以紀其象而理本無形也具於方圓之未形而著於奇耦之相乘自一而二而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於極其變者皆數之自然而理在其中非以智謀強為之數而合於理也數之所起其理乎理之所在其數乎天地至大也萬物至衆也究其消長盈虛之理詎乎若不可推而求之於數可知也自河畫出歷三聖而設卦重爻皆所以極其數而至仲尼而備論自天一至地十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明其成變化

行鬼神而行之為乾二百一十有六坤百四十有四以當萬物之數此所以知變化之道而知神之所為也至邵子又闡大數陽之生陰二而六之陰之生陽三而十之十二與三十反覆相乘而歲月日辰窮元會運世日為元其數一月為會其數十干星為運其數三十辰為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總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而為一元之數陽之數十陰之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數四十太陰小陰太柔小柔之

數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而以陰陽剛柔之體數又得其用數互相因之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而為動植之通數此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終始而極其變化也天地之闔闢消息人物之來去生死世之治亂時之得失無所逃於是數推之六合無不足驗之一毫無有餘元會之久衍於歲月蜉蝣之壽該於靈春小大相包顯晦相因人之禍福吉凶莫不有定數自然而不能已也是以聖人極其數而盡其理君子知其數而順其理衆人者悖其理昧其數

而遂有秦郭之流稍窺小數私竊為學用干支五制化為推造星命之法以懲吉凶而不足以盡其大數故世之言數者或因李德裕之萬羊房琯之龜兹而以為天下之事未必有數然此皆不足與言數也數之所囿凡人之呼吸毛髮皆有一定不易之數彼所謂萬羊龜兹不足為奇而二氣開息亦將舉天下萬物而盡之彼四萬之死於同日又何足以證其非數哉論者又曰數無大小不容人力如郭璞之不能免禍李淳風之論武氏終不可趨避則且無益於知數而此

又不然夫數原於理而理固有不能管數然盡其理而始可論數此所謂不立巖墻之下而行險僥幸以致桎梏死者理所未盡數亦隨之故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所謂正者謂盡人事也使璞避世不蹈危機庶幾其免矣使淳風勸其悉放宮人唐室之禍或不至其慘烈而二人者皆不知自盡其理而只拘於數也仲尼之世當周之衰推其大數可知其道不可行而尼於陳蔡轍環不止非仲尼不知數也仲尼之心只見道之可行之理而不見道之不可行之數非不知其數而若不可知者此所謂極其數盡其理

而邵子之不仕宋盛時亦可謂知其數順其理也古
人之安貧榮利以失其身者皆所以悖其理昧其數
而忠臣志士欲行其志於亂世妄言殺禍者雖欲自
盡於理而且不知其數也只拘其數而不盡其利則
數反有違焉欲盡其理而不知其數則理反有失焉
故賢智之士必欲窮理與數而兼圖天地曲成萬物
以盡夫天人之理者又不可不究於數而儒者之論
常欲窮理不欲窮數朱子曰只盛衰之理大數可見
今人說康節之數一事一物皆有成敗都說得膚淺
而先儒又云康節之數先生未之學至其本原亦不

出先生之言此其意深恐學者窮數或流於星命雜術不自盡其理也世人或苟於小數而妄求或昧於大原而全乖且不知儒者之意故余不能深究於數而要以粗得於心者論之以解其惑

夷狄

人之始生於天地之間未有內外近遠之異也六合之內皆巢居而穴處皮衣而木食于于然知母不知父將無異於禽獸又何別於華夷哉及夫聖人者生於中國教之以父子君臣之倫化之以禮樂刑政之制安以宮室養以粟帛以盡其為人之道而四裔之

外獨阻其教蠢然不知其道而遂有夷狄之名不然彼夷狄者未有不具賦人之理何必別之以夷狄哉然則聖人者博施以為仁亦將教而化之而古之聖人未嘗為教化夷狄之術方且汲汲於撫禦而攘之猶恐其或近於中國何哉蓋其俗不可易化而且恐夷狄之道入於中國也苟可以教而化之聖人亦未必深惡於夷狄故仲尼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而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以行矣由是言之聖人之作夷狄皆所以作其道

而非作其名也使夷狄有中國之道聖人不必以其名而不許使中國有夷狄之道聖人亦不以其名而不作然夷狄之有似中國者不過秉彝之所同而中國之無異夷狄者猶有典章之不毀此中國所以常尊而夷狄所以常作也苻秦明達之治石勒豪傑之姿可謂有似於中國隋廣弑父之凶唐宗聚麀之譏可謂無異於夷狄而朱子綱目所秦趙而尊隋唐蓋為彼不免夷狄之俗而此猶有先王之制也及胡元主天下稍遵中國之道彝倫之攸斁其明也朝覲之欲其有儀喪祭之欲其有節庠序之

敎其重道文敎之敎其尊賢皆所以稍革其俗敎有中國之道也當世之士遂有許以正統之論而夷狄之於中國猶獸之於人人之惡者固有不如仁獸而猶謂之人獸之仁者雖有似於人者而且不可遽謂之人彼元之欲效中國如獸仁而似人苟其禮樂衣冠之制仁義忠信之俗一有不如先王之治此無異彼獸之不得革其毛質而終不得為人也然獸之於人終不可革其質而夷狄之於中國且無所不可變者若有聰智聖哲者一變其道緪克舜禹湯文武之統無所不可而世又以其名作之則過矣蓋嘗論之

天地元氣之流行於天下如鼈中炊飯而氣有順逆方其始炊而氣順也必於其中先熟如一餐之大次及漸熟而鼈中之氣逆而不順則自外蒸湍而中不熟焉夫天地初闢風氣始開五服之內教化所及未過萬里而周時之淮夷荊蠻皮服文身之地至晉宋為都禮樂之俗遠及閩粵而外夷之變至於胡元而以中國反有夷狄之道也是以聖人欲其氣之自中及外或恐其自外而中不熟故作夷狄者皆所以作其道而非作其名也苟其氣自中及外雖至於沙漠之外而可以興王又豈作以夷狄之名哉余見臨觀

卦臨三爻一變為泰觀四爻一變為否陽在內而及外自泰至大壯夫其理順而其象吉陽在外而及內自否至遯姤其理逆而其象凶如自中國可化夷狄而自夷狄不可為中國也觀今之世至遯姤而不可復為夬乾如氓中之氣自外而中不熟也其亦大運之不可容人力然要知聖人之意不欲使夷狄之道或入中國而斥夷狄非斥其名也

禽獸

夫人之為人禽獸之為禽獸以為異而不知其異也以為同而不知其同也所為異者為其形質容貌而

耳之聽目之視人與禽獸無異也所謂同者為其飲食牝牡之欲好生惡死之心而孝親忠君人之與禽獸不同也雖然吾所以不知其異者亦不知其不異也吾所以不知其同者亦不知其不同也何者陳綵弊於鳥獸之前侑之以大樂未有不高飛而遠走然跛躄之人猶能辨其青黃而審其聲律烏鳥之反哺犬馬之愛主又未有不同於人者何也自其異者而異之無不異自其同者而同之無不同其所謂異且同者亦一理與氣而已其異者氣而其同者理乎其同者氣而其異者理乎論者以為理同而氣異為其

渾然流行之命無別於物而形形之各自為異也然則理無所管而氣自不齊方其為形也人未必不生犬牛而犬牛未必不生人也論者又以為氣同而理異為其知覺運動之相似而仁智禮義之性人所皆有而物不能全也然則網羅機辟將無所設人之巧而人之弒父與君者又無異於梟獍何也嘗試論之一本而萬殊者理也萬殊而一本者氣也強而名之曰理曰氣者摠之為太極而已自太極而為陰陽自陰陽為五行自陰陽五行而為萬物方其為陰陽也陰陽而非太極也方其為五行也五行而非陰陽然

陰陽五行又未嘗在太極之外而萬物之生亦莫非陰陽五行也陰陽之理健順也五行之理五常也五常之理不可謂不具於物而又不可謂物皆有五常也此其故何哉五行各一其性則太極之在五行亦可謂異也五行各具五行則五行之具太極亦可謂同也或見太極之無所不同而以為物皆有五常或見五行之各異而以為物不能皆有五常一則以為理未嘗不具於物而以其氣之偏且塞而理亦初不得獨全具也一則以為氣之偏且塞不如人之通而全具也一則以為氣之偏塞不如人之禀也二者之言各有所主而要在於氣或言其同或

言其異而獨不知氣之或正或偏或通或塞者亦皆
理也彼人之橫目縱身與禽獸之或飛或走者皆若
形氣之所主而莫非理之為別也況乎其賦於心或
而原其為人為物之理亦未嘗不同也夫帝狼之父
子蜂蟻之君臣雎鳩之夫婦鸜鵒之朋友亦可見五
常之性也若以為皆得五常而氣之所拘不能推去
則仁如祺猱智如鳳凰仁智可以包四性者亦可謂
得氣之秀而又不能盡五常之性何也若以為拘於
氣而初不得五常則凡物之乳哺之相愛主屬之相
率雌雄之相和同類之相求亦皆有四德之可言何

也自五行各一者論之物之不能具五常如金水之異木火木火之異金水不惟物之異於人牛異於馬馬異於犬也自五行各具五行者而論之物之皆有五常如金水亦有木火之理木火亦有金水之理不惟物之同於人凡天下蠢然有血氣者亦無不同也雖然一者理而不一者氣也故先儒論物緊以為理同氣異而於其一者雖未可謂不一而於其不一者亦可見一定而不可易者人之為人而不可為物物之為物而不可為人如金之為金而不可為木水之為水而不可為火也吾於是知物之同於人者理而

異於人者亦理也故聖人之於禽獸見其同者而化育之見其異者而充之庖厨苟見其理無不同則亦豈止於聞其聲不忍食肉而已哉若佛氏之戒殺而不食肉其亦見其同而不見其異者也

余年十一二讀論語欣然慕古聖人之學既而無師友柔懦不能立志及年十六七忽放蕩自恣以為樂而尚能治舉子文至十九二十歲欲學古人所為文章駸駸於莊周司馬遷荀卿楊雄韓愈藩氏之書積數年若可以依倣其法而且不得其意又七八年始讀易禮及佛老氏之書遂慨然以為

不知大道之原不足以謂人軋潛心究索參以宋儒周程邵朱諸先生之論及我朝儒賢之言隱約如有所解於是自為著論凡十六篇蓋嘗窮極本原欲　其所粗得者故如論性理佛老間有異於先儒然非自以為發其未發而前人之引而不發者亦自謂頗得其意也古人求道皆自卑及高必先勿踐於日用事為未嘗以無益之辭馳騖於微奧難言之域故聖人之門如子貢以下未聞言性而自子思孟子皆先言其所以為人之本者亦欲使學者易知而庶幾行之也如欲登恒岱之岳

必使裹足赴之積一跬而窮萬里可以盡幽眥之觀極昭曠之趣而憚於跋涉而有不肯行者亦不得不喻之以言有以感發其心冀其一朝奮袂而勇往也今余固不能移一步耳而蓋亦聞其言怳然如有神會而心邁可以想像其彷彿如讀禹貢而以意起畫能別九州之山川彼畫者雖不見其真境而若其形容雲夢之藪猶可以抶掐脅襟者又不可以不見而棄之也壬辰季夏書

太極圖例

一外一圈統體之太極也分陰分陽上下為天地陽變陰合中為五行乾道坤道左右分為男女

一凡五大圈分屬上中下左右每圈又各為五圈五圈之內上下左右各分書四德四性而中獨書五行土以見土性之無適不在

一五圈內各五圈之四角又為四圈四圈之內又各為五圈以見大小全偏之異

一天地圈之四角五小圈又各書四德而因其流行之互主五圈之內輒加書四德之一以見四時萬

化之不同

一五行圈之四角五小圈亦各因其形質之偏成加書四行之一以見各一其性之不同

一男女圈之四角五小圈亦各因其稟賦之偏受加書四性之一以見其性之感動善惡粹駁之不同

一五大圈之四角又為四圈四圈之內又各為五圈而皆各書物字明其原本於五行圈四角之偏氣以見萬物之偏而五圈之四角又為五圈以見其偏之又偏看不能窮其數之意

一凡四角之圈雖各有流行稟賦之異各一其性之

不同而亦各不外於四德四性五行之中以見其無不同之理

一凡大小各為九圈而外列八圈大八圈上下左右各正天地男女之位四角圈旁列萬物之位以應先天八卦對待之大体如乾上坤下而象天地為日坎月而象男女山澤雷風各有親上親下飛走動植之象

一小八圈皆以相生之序列次木火金水以應後天八卦運行之妙用如震巽木生為火兌乾金生坎水而艮土之居水木相生之間者為水木之非土

無所寄載也坤土之居火金相克之間者亦為其
火終生土土始生金也
一五大圈與其中各九圈為五十並與四角大圈及
外一圈合為五十五以當天地之數又與每圈四
角之各五圈衍而可至於三百六十又衍而可至
於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而
當萬物之數
一元圈之大小相包者以見其各具之太極而亦見
其不異於統体之太極

太極圖序

仲尼始言太極而至千餘年復有周子之畜余謂太極理之至也伏羲文王周公之聖豈不知乎而至仲尼始言何也子思孟子之賢又豈不推明乎而至周子始有畜亦何也伏羲之易有畫無文而堯之五典禹之九疇蓋不待其言而燦然具乎此理然文王周公始憂患後世分以彖象示之天下而至仲尼猶憂乎不知其所以然之理遂衍以十翼表而言之曰易有太極於是子思之論中庸孟氏之言性善固有所推演而又無可以復言太極矣及至季世又不知其所謂太極者何物而彼周子不得不揭之以畜明其

二五化生之理其畫與說的然如指掌矣之已盡而無復加詳矣夫天下之物先具其輕重也神智之人創以竿尺之木象其斤兩以示之人然工於稱物者有不必數數乎其象而猶恐人之不能知也方且細象其錙銖而衡之要倫矣衡之有錘又不待其言然人且有不知者而又不得不言既言而愚人者又不知衡錘之為何物而又畫其一錘一衡以示其運用之妙伏羲其創竿尺而象斤兩者乎堯禹其工於稱物而文王周公其象錙銖者乎仲尼其言錘而周子其畫錘與衡者乎太極無形之錘也陰陽無形之衡

也天地萬物不離乎太極陰陽衡為之輕重而錘不為加損然斤兩錙銖又無所不分矣自周子有畜宋之程張朱邵皆絲分毫析未有不發而今去之論或有以為禽獸亦有五常以錘之無所加損而不分大小也今余為畜蓋欲逐衡星而皆加之錘特復詳其大小之分然仲尼固不得已而周子尤不得已而不已也若余之畜不免為知者笑而若又有懸萬錘而欲分大小不知其錘之為一者又何以解之此亦不可不憂也壬辰季夏書于終南之堊室

三教通辯

心性

儒以心之靈覺為氣而以理之在心者為性佛以心之靈覺為性而無復所謂性也儒所謂性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由乎心而達乎事燦然有可指者而佛所謂性者寂然無物故儒之論佛必斥以認氣為理只見氣之至虛而不見理之實具四德也然佛之意不然方且以四者猶謂之氣欲求其所謂理而理之在身者惟於心可求故蓋亦不得已以心為性此其意何也儒所謂理在人曰仁義禮智在天曰元亨利貞理一而名異者蓋為天人之異異也子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所謂形而上者豈非太極乎而所謂形而下者豈非天人乎彼所謂四者未始不由太極而又不可以四者名太極故彼佛者見其四者與太極必有異焉以四者猶謂氣之所囿必欲求其所謂太極而以其心之靈然不昧者謂太極之在是欲與其形而上者為一而遂謂之性彼且笑儒之以四者為性而不知其囿於氣也然以儒者論之所謂太極不外四者而非四者太極又無所立焉此所以四者為性而心之靈覺無所擇乎善惡彼四者未始不在心而飲食男女之欲不合於理者亦無不

由此心故特就善惡皆在者而的指其真實無妄之理為吾之性此未嘗囿於氣而又未嘗外太極也嘗試論之儒之見道能見其與器分而亦見其與器合佛之見道不見其理器合而只見其與器分惟其亦見其合也故求道而不離於器惟其只見其分也故一切欲去其器而只求其道吒之於燭曛猶器也火猶道也固知其曛與火之異然又不可以去曛求火而彼佛者不惟去曛且以火猶離於曛而欲求炙上之理超脫而不在物者只欲取其光明此其必不可得也然彼之可作在於分道器而若其以心為性則

又不能遽分此吾之所可喜而不可作也因以諭之曰性固心也而實具四德而已又何必紛紛乎分心與性襲彼之所已飯而乃反斥以不分道哭哉今吾之不作其離咒求道而反斥其以心為性如庸醫治病病崇於寒而反攻其熾熱彼不惟不服亦將不免為所笑也吾儒之論亦無異以心為性程子曰心生道張子曰心統性情邵子曰心為性之郛郭蓋為事物之理具於是心而若彼之遺事物而只指其靈覺者亦將求其所以為事物之理而以知覺為性也理固無離氣獨立如先儒所謂坤復之間不能容髮天

下未有無理之氣而氣之未定理或具伏羲之前初無舟楫而風水之象未嘗不先具也天地之未生其始無陰陽乎陰陽之未判其始無太極乎此佛之所自以為獨知而以陰陽所具之身欲超乎其陰陽之外以天地為幻以四大為塵度萬劫而常住不滅者亦佛之所自以為獨能也子思所謂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者豈是耶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又何得以辨之要知其佛之可斥在於分道究而不在於以心為性而已

道德

道德之不可與仁義為二中人稍慧者之所皆知也彼老氏固異端而亦有過人者其所論尊道德亦仁義必有以也今吾之所彼當究其所以論之意所之而靳靳然但言中人之所皆知者亦將為其所笑也夫理之在天人曰道在人曰德求其所在分別之曰仁義禮智道德四者之統體也四者道德之條目也所謂道德渾然無可指之形而惟其所在之理發於心而見於事者明有四者之可名故聖人者名言四者之理以指道德之形欲使學者能盡其四者自合於道德也然仁之弊流為姑息義之弊流為殘暴禮

之弊流為諂諛智之弊流為詐偽外假四者之名而內喪四者之實後世之弊有不如不知四者之為愈也彼老氏的見其弊以為聖人明言其道而反使自賊其道也遂為幽深難測之語推其仁智絶仁禮義欲使天下不得假名而喪實循然且教以慈儉退遜驕之以道德之名而自不失乎四者之理也故其言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曰知我者希我為貴蓋其慮天下之意至深且密若有過於聖人矣而其為弊且有放誕自恣自以為清虛無為而不免於禽獸之域其害不止於假名喪實而已愛異寶者恐為人

偷窃不言其所在優然自謂傳百世之計而後人者
惘然求乎廣漠之野十顧十仆不知其所寶之何在
且不如明言其所在雖不免其偷窃而亦不至於不
知其所在也然則吾之所老氏當作其不言所在而
不可作以不知其寶也今夫醫者見人之因食病胃
教之以廢飯粥而嚼糙粱欲其味之淡泊以療其妄
饕蓋其意非不知飯粥與糙粱非為二物而作醫者
方且力辭強言其飯粥糙粱之非二物彼亦笑之而
已若明言其嚼糙粱之害往往不擇糠粃甚至於芒
喉癰肺而死且不如啖飯粥雖不能節中而病胃猶

不至於苦喉癰肺彼必服其言之過矣嗟乎老氏之教欲使病胃者只嚼稻粱而何晏王衍之流蓋亦不擇糠粃苦喉癰肺之類也吾儒之斥彼者又從以口欲喝舌欲焦終日言其稻粱飯粥之非二物亦豈不可笑哉余欲使儒之斥老者知道德仁義之不可爲二如稻粱飯粥之非二物不足以相卞可以斥老氏不在於此也已

恩坡散稿

策

御試策 居魁

王若曰云云

臣對臣心嘗以為三代之後人君之壽未有過於期頤者而獨我 主上殿下臨御五紀寶筭彌高方且凞凞然措一世於仁壽之域則惟我 殿下即今之堯舜也凡所以稱堯舜之德者蓋無所不可稱於 殿下而 殿下之心常懷撝謙惕惕然常不自安於羣下獻號之際者豈非其治道之尚未隆郅而人心

之尚多流薄歟此固　殿下之所自歉而臣以為莫非羣下之罪也何者禹之稱堯之德有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此無異後世人臣奉揚光烈之義也其所以稱道而贊美之者可謂至矣而君臣之間尚有吁咈之異至於益之告舜至有無若丹朱之戒此所以堯舜之治後世之所未有也今　殿下非無堯舜之德而為　殿下之臣者只效伯禹稱揚之義而未有伯益警戒之忠惟　殿下一政一令何莫非為生民為世道之至意而雖或有過中之舉非常之教而在　殿下之廷者顧未有吁哉咈哉之辭殿陛之間不

見謗譏之士縉紳之列率多忷忷之輩此所以治道之未隆人心之尚薄　殿下之所自歉而臣所謂莫非群下之罪也誠使　殿下之臣能有盡言極諫之士以補我　聖上平明之治而能盡伯益儆戒之義則禹所以稱堯之德者乃可以稱我　聖上之德而　殿下之心亦無所自歉也臣嘗以是慨然於中今承及堯之問豈不樂為之言以對揚　聖問之萬一乎臣伏讀　聖策自賢良科至風宵典歎有以知　殿下好問之聖意也嘗謂賢良之科蓋倣漢代策士之規欲得賢良方正之士以備補闕治獘之需而忠

良之科亦欲取忠良之後庶幾其忠賢遺烈之猶在乎後裔也至於耆耇之科即　殿下所以義起者而亦出於無遺壽耇詢茲黃髮之意則　殿下所以求人而求言者其亦至矣盡矣今　殿下聖筭八十二歲光御五十餘年治已定矣化已洽矣而猶以求言之義進臣等於大庭策而問之首及上帝之事諄諄有自遜之盛意臣誠激感惶隕不知其所對也至行二字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純德二字堯舜之心精一而已此莫非我　殿下躬行而心得者則群下之所進蓋出榆揚之義也建極二字即我　殿下五紀平

湯之至治而聖人之心宜其常若未遑而猶惧夫至治之未建其極也至於章義弘倫之徽歸亦莫非聖德之所固有則聖心之自謙毋或過乎聖功二字至引故相將順聖心之言以示聖心不得已強受之意則為　殿下臣民者孰不知謙挹之聖德也前後三十二字之徽稱皆臣子揄揚之至誠而　殿下之所不得已而勉受者也凡我臣民之出於至誠深愛必欲揄揚我　聖君之德者蓋無所不至而今又有忧誠之未盡則此亦　殿下之所宜勉受而不可止者也於休盛哉考之漢唐宋歷代上下千有餘年罔我

聖上之德之盛可驗大德必得位壽之理而臣所
謂凡所以稱堯舜之德者蓋無所不可稱於　殿下
也是宜治道日隆教化日行而奈之何俗日薄而政
日非朝廷之上未祛黨比之習巖穴之間尚有遺逸
之賢人心多涜漏之歎而國勢有岌業之憂則臣愚
以為此莫非群下之罪而有未能導達戒　聖上堯
舜之德而以致治化之未敷也至於耳目之臣未有
鳴鳳之譽而皆貽伏馬之譏所謂叅延可否者無過
一故紙之辭而不聞相規之言即此一事可知國事
之日非而以　殿下堯舜之聖常有歉於堯舜之稱

乃有此興感於暮年慨歎於夙宵者也臣愚死罪不敢謂聖德之有所未盡而猶謂未盡於察通從諫之義使一廷臣僚未得自盡於無隱之義耳古人云言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置之而已此古聖王所以來諫之道而 殿下之於言者或有其言之不概而寵逐刑戮或多過中非常之舉此惟 殿下砥礪是非之意而欲言之士又安得不惧雷霆之威而不能盡言也誠願 殿下益勉於大舜察通之要成湯從諫之德優優乎使一世欲言之士無所畏忌則朝廷之上庶見君臣吁咈之盛而臣所謂伯禹稱堯之義伯

益戒舜之忠於斯兩盡而懇懇然復見唐虞於今日也臣伏讀　聖策自漢武帝止毋負臨軒親策之意臣雙擎奉讀不勝感激今　殿下以上聖之德詢及芻蕘彼漢武晚年自悔名為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策者復何足道而臣等之學尚有愧於董江都也賢良之科未有真得人之美而耆耇之科亦無實得之效則我　殿下亦以惕然深念於宗祏欲得垂後之謨以補我元良邸下睿哲之德基我邦億萬年無疆之休者也臣雖無似亦豈無感激之心而欲盡潔室憂國之誠哉臣既以察通從諫之要為　殿下一勉

而抑有一言之可陳凡人君致治之道固在乎来諫一節而若所謂從諫之道亦在於誠心求賢使殿下朝廷之上皆列皐夔元凱之賢以稗我 聖上濕暍之治則若臣所謂凡所以稱堯舜之德者蓋無所不可稱於 殿下者而治道以之隆人心以之厚而今之去亦堯舜之世而已豈不休哉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謹對

御試再策 居魁

王若曰云云

臣對臣聞將治之世匹夫之言重於泰山將亂之世

公卿之言輕於鴻毛今臣一布衣也其言之輕顧何足仰概於　聖心而　殿下一策之不止而再策之至引董生三策之事而為問若可以臣之一言有足以裨治化而補袞闕則此所謂匹夫之言重於泰山而臣則知　殿下此舉可以措至治於三代而無疑矣彼漢武之不過中主而外施仁義者又何足道哉此固董生明道正誼之說終不見用而為後世所歎惜也今臣學昧天人才乏經綸實有愧於昔賢明大義識時務之才而區區秉憂之心竊嘗有危明時之憂昨奉大庭之問粗暴一二之愚見而不意　聖上

拔出於群策之中始加奬許之意終勉盡言之義臣不勝感激僭越而不知所對然臣則　殿下之臣子耳　君父之問若是其至切懇惻之教有可以感豚魚則臣雖愚無知識亦豈以其言之無足仰聞而不自盡其平昔之所蘊耶臣伏讀　聖策自古今親策至甫何諱之臣雙擎百拜僭越于中有以知　殿下求言之至意也竊謂親策之法始於漢時蓋歷代以来不知其幾千萬策而或只循其名而未必皆有求言之至誠或不得其人而未必皆有登賢之實效此固時君主之不以誠心而終失其道也豈有若我

殿下今日之親策以大堯倦勤之歲而勤勤懇懇必欲得方正極諫之至意乎有君若是夫孰不盡言極論以體我　聖上虛受之盛德而霑恠俗習糢糊士風頹靡數百對策舉無正直剛方之論而率多委靡姑息之言無一仰概於　聖衷而獨以臣等之一二蕪語謂可以少有可取不至全棄則是何聖明之世若是其無人也是宜我　聖上慨然興歎於丙枕之上必欲聞切至之論不得已強進臣等而更策之也臣雖至愚豈不知勤孜之聖意乎況伏見　聖策之中至引齊宣之事而為教大哉王言此所謂一言

與邪而即臣前策所謂　殿下令之克舜也臣讀此一教不勝激仰而感涕誠使孟子而在者其所以補哉　聖上優優然致唐虞之治者其猶反掌而不可得也先儒論歷代之事有曰有臣無君之時多而有君無臣之時絶少而至有臣嘗高以為今世即千古絶少堂有之時而抑臣前策所謂治道之未隆人心之尚薄固莫非群下之罪者也猗歟盛哉　聖上至德純心有可以同符堯舜則雖云世道之已降必有民俗之於變而奈之何舉世之人皆有媕婀之態而未見剛正之風在廷之臣率多循默之議而鮮有

骨鯁之風一世之俗都不見庸庸碌碌鄙瑣闒茸之歸則此固哉　殿下惕然反省引以為過者而聖人之心常在於不自滿假也臣嘗慮有君無臣之歎敢以治道之未隆遂為群下之罪而聖問所及亦不無欲補袞闕之妄意也惟哉　殿下以上聖之姿臨叔季之世俯觀一世人才眇然無足以共荅天職優優致太和之治則聖心獨勞於上慈念徒勤於下至於朋比之習尤　殿下五十年固意欲祛者而朝紳之間猶不無舊習之尚存則以　殿下聖慈之至而往往有宸衷之激惱前後言事之臣毋論其為公為私

或邪或正率多竄逐譴罰之典此豈我　聖上有欠
虛受之量哉特以其言之無足當於聖意耳雖然一
言之可取雖不足以大益世道而獎用之則後之言
者必有樂於進言而可裨治謨也一言之可斥而若
不至於大害國事而優容之則後之言者必有敢於
為言而可致直風也　聖上之心雖非出於厭諫而
言事被譴者前後相望則此固舉世之俗日趨於媕
婀循然庸碌委靡也臣於前策敢謂我　聖上之德
可以堯舜稱之若以古直士對策之義言之不免為
阿諛之辭而臣亦讀書粗知為士之義豈敢以阿諛

之辭仰干　聖明之主也臣嘗行于田野被簑帶鋤之民亦皆加額而言曰今我　聖上卽堯舜之君而獨無賢臣而輔之貪官汚吏之不能無侵虐我百姓者皆我　聖上不得賢輔致治化之未淳耳臣嘗聞此言慷慨於心前策之有所云云者卽田野衆民之言而非臣一人之言也臣愚死罪　殿下之未致至治者固是群下之罪而　殿下之譴罰言事之臣者亦　殿下所可省念而轉圜者也臣嘗讀易之泰卦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今　殿下朝廷上有堯舜之君而下有凡庸之臣此固　殿下不能無激惱之心而

誠願　聖上洞然示以中正之道藹然示以虛受之量使　殿下臣子皆知　殿下從諫不咈之聖意無一毫私意之參錯則治化之尚未雍熙者可以一措手而致至治也豈不休哉臣伏讀　聖策自百策止銘體臣雙擎百拜僭越于中有以知　殿下必欲得直言之盛意也臣雖至愚亦有秉彝之心承此清問豈敢有一毫姑息之意乎臣既以秦封之義仰陳交泰之道以冀我　聖上益勉從諫之德而亦以思傳誠明之道有以更陳唯我　殿下一心純然非忽於憊實之工而顧今世流漏之風尚非我　殿下處君

師之位而益勉於至誠導率則亦何以至變時風也
唯　殿下懋哉臣謹對

御試策　應制三中

王若曰為治之道莫亰於皇極而自箕子而發之
更後數千載尚有能達其有極者乎夫朋分於
好惡黨生於比周而皇極之不能用也舊矣猗
我　先大王誕敷皇極之治五十年如一日烏
虖蕩蕩無能名盛矣哉嘗試言之吾東偏邦也
偏故易朋偏故易黨其初起也疑貳於一言一
行而沸羹乎半朝半野以角勝為氣節以調劑

為疲軟而時象蓋一變矣於是乎名目繁恨於
城府爭端必起於鄉隣彼勝此負門戶派別入
主出奴戈戟相尋苟同於己必措諸衽席苟異
於己必推諸坑坎以及才智之能否文學之工
拙謨敵之得失皆視其人之為類而軒輊之蓋
再變三變至于屢變則消消不已則致滔天之
橫流炎炎不息轉成燎原之烈焰其不入於胥
溺而俱焚者幾希惟　先王有憂之煦濡於斬
伐之餘聚會於側睨之除誕將皇極二字用敷
錫厥庶民而告之話言而不率則推之誠信推

之誠信而又不率則威之刑政不並不徐大荃
而靡倦勿助勿忘小事而罔忽初若落落難合
末乃瀲瀲無間其有沒世不忘之私而歙時五
福以遺戒太平萬世者也予曷其不于前寧人
畚功收終烏虖予之受 先王命承 先王位
且十載于茲繼述之後應未著傾軋之宿孽漸
長非不亦面命而耳提也聽予邇邇視予邇邇
狙詐俟隙而謀身不暇謀國龍斷媒利而由已
亦諉由人如是而孰顧效亟躬孰樂為仔肩哉
傳信傳疑自托於睦睯哉曰朱曰紫墨守於株

紘而駸駸然壞哉　先大王久道化成之功烏
虖此曷故也予不能歛尊皇極是亹是訓以盡
予堂構之責　先王其肯曰予有後雖予播紳
章甫不能惟皇之極同寅協恭以弼予會歸之
治乃祖乃父其肯曰余有後烏虖朋黨破則國
脉不傷皇極建則王道其昌予寡人之不逮予
大夫之所覩聞也其將何以教寡人取之於術
慎其所出毋猥毋并明以諭予予將親覽焉
臣對宋濂寧中御試策進士其時舉人多不能推原
上意率以諂諛浮芳考官蘇軾憂之擬對試策極言

時政而曰上將以推廣聖言下將以開示四方千載之下可見其憂時愛君之至意今　殿下親策多士慨然於其言之不能切中遂命侍從諸臣而進對之猗歟盛哉求助樂聞之　聖意迥越宋朝今使載在者其所以感激仰對者无豈不盡言而謁論哉況宋時試策即不過尋常政法而載猶以為推廣聖言開示四方今　御試發策首揭以皇極之義仍及於國朝數百年朋黨之弊其有關於存亡興替者不啻如左契而眷眷　至意必欲其快革偏私之痼習偕底中正之大道思聞一得之愚裨補我邦家億萬年洪

休則臣雖無狀猥忝侍從亦嘗有憂愛欵結之忱敢不畢陳以俟進退謹冩臣伏讀聖策自為治之道止蕩蕩無能名盛美哉臣竊伏惟念皇建其極粤有洪範厥敘惟九迪用其五立四方之標準建萬世之彝則錫數於大中至正之域會歸於不偏無倚之地者蓋自箕子而闡發其義授之武王成周之治乃所以上比夏商軼為三代而周衰以後上下數千餘載雖或有小康雜伯之治而至道漸微大義漸晦九疇遺範邈邈乎未聞其復聞人各異於為心而淫朋相分於好惡士各宗其所學而亂德無常於比周歷溯漢唐

宋明之世黨人之禍與國終始滔滔覆轍相尋於亂亡之地至有河北賊易去之歎而莫之救焉則時君世主之不能用於會極歸極之義者厥惟久矣千古志士之所嘗慨恨於至治之未見猗歟我 先大王五十年建極之治震耀人耳目動蕩人心志收拾於蠻觸紛爭之場融徹於醎醎調劑之方庶幾使匝域環宇之人罔或罹咎率協遵道箕疇九叙之功成周一治之期若可以復見於吾東則今我 聖上之制民出治其有以繼述成憲者顧不在於皇極之道乎此所謂欲法堯舜當法祖宗者也臣伏讀 聖策自

嘗試言之止脊溺而俱焚者幾希臣竊伏惟念我東
有國偏於一隅人之為心率多偏頗士之為行或尚
隱庇朋黨之弊比古尤甚始起於是非可否之差異
漸至於進退用舍之相判高名大節可以歎服而苟
非其平嘗何好則必欲誣斥而詆毀之微瑕小過可
以包藏而苟非其平嘗比附則必欲軋揚而擠排之
互相立其門戶各自標於名目畫界分疆判若異域
朝而搢紳野而布衣同居一國共事一君而言論氣
像殆若列國分爭南北割據之時未嘗折衷於是非
之真假而務勝者皆許其鯁直未嘗較量於得失之

利害而調劑者輒譏其巽劣所嘗許與之類未必皆是亦不無去道之浸害者而急於扶護則猶為曲庇而有咈於衆心所嘗譏斥之徒未必全非固或有風教之可尚者而慣於排擯則必欲傾陷而漸遠於公見駸駸戈戟紛起於言議講討之間人才之長短事理之當否泯然拋却於一邊汲汲然唯以護黨阿私為一家計者牽連膠固若有物陰噓而潛煽之乍息而旋起暫定而益紛一變而邪正判焉再變而彝倫斁焉遂至於三變四變忠逆之分有若指掌之可按而猶夫泥守不改甘與惡逆而同歸烈焰橫流遍一

世而莫可拯救則於是乎　先大王盛德大業卓乎
以中正為本貽謨而垂則者也臣伏讀　聖策自惟
先王有憂之至遺我太平萬世者也臣竊伏惟念
我　先王五十年至治凡所以敬天勤民法　列祖
而裕後昆者何莫非布載簡策而皇極二字終始為
出治之元符干戈誅討之餘收合者汤然得其歡心
樽俎談笑之際窺覘者斷然折其奸萌固秉執於大
義而迷滯者欲其開悟必先推以誠意欲包容於小
疵而飾詐者惡其偏私必先施以刑法播以大誥敷
以恩音而竟莫可以革變者赫然加以鈇鉞之誅神

功至化遂至於不言而信不疾而速積日累月鎔金
點鐵至誠貫徹於終始大化孚感於遠延始也肝膽
之歧貳於楚越而終見謨議之僉同於　殿陛雖或
有斥金寸鐵之未化於型範者而朝廷之上未嘗有
頒從而心違者此固大聖人純心至化之無不孚格
而從欲之治遂得優優乎躋一世於升平厥享國五
十有二年及至晚歲以大耋倦勤之年尤眷眷於消
長幾微之際就其所謂名目標榜之中又有橫潰分
裂之漸其幾似微而其禍必大則神智默揣　聖斷
斯赫遂為黜斥調劑之政以遺我太平億萬之基環

東土數千里夫孰無於乎不忘之恩而凡所以建其中而錫其福宜一王之宏謨垂萬世之洪休者何莫非皇極之為本則此臣所謂欽法堯舜當法祖宗者也臣伏讀　聖策自予曷不畜功攸終止此曷故也臣竊伏惟念我　殿下以上聖聰睿之姿承　列祖艱大之業畜治一念已過十載凡可以繼述我　先王志事者罔或少忽政令之間必量其錙銖之輕重而要得停當施措之際必較其尺寸之長短而毋或過差欽其建大中於一治錫厥福於兆民是宜治化漸隆世道底平措一世於會極歸極之地而竊觀朝

廷之上義理轉晦草野之間言議愈乖誥諭之勤摯
非不期於感化未見革心威罰之赫加非不欲其威
戢而愈肆逞毒窺俟釁隙所欲謀者身家而巧計浸
至凶國牽連左右所欲專者榮利而罪過必欲移人
設畦布畛轉眩於疑信之際守株膠絃滋惑於朱紫
之間了不見匪躬仔肩之常人吉士而　先王化成
之烈將見漸壞　聖上繼述之治無以仰裨則此誠
却顧而莫知其所由然者也臣嘗溯其本而原其獘
粗有黙計於中者人之賢愚各有長短賢者不無其
短愚者亦有一長而生不得盡化其鄉黨死不得盡

傳於子孫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之必盡其義者賢也
天下之物不一而措之皆失其宜者不肖也天下事
物愈变而愈不可窮則一人之見猶有終始之得失
而今之論者常有所尊之賢者則並與其鄉黨子孫
閔屢世而必謂之賢焉嘗有所斥之不肖者則並與
其鄉黨子孫閔屢世而必謂之不肖焉所尊所斥始
未嘗析衷其長短而屢世之後必欲硬定其鄉黨子
孫之賢不肖者此固千古舛黨之所未有而我
朝黨禍之尤烈而愈酷者也惟　先王知其然也雖觀
其事理之逆順必究其物則之當否賢者用之不肖

者舍之凡其傳述於素趫者一未嘗偏係於淵裹
唯賢愚長短之是卞方寸衡鍾必隨其秤星而輕重
為之準中此所以駈駕一世用建皇極為後世型範
者也及夫倦勤之歲一種陰沴之氣潛伏於太陽乾
健之時比如始之一陰始生於下而先察其微逢折
其萌猶未及軀除而掃盪之者實由乎其形未大顯
著乃　殿下受至大之業當至艱之會也荷歟我
殿下繼以大明錫以神智顧何難於剗削傾頗之習
砥礪中正之道而獨奈其傳述素趫者互主傾軋之
論各售擠陷之謀不循事理之逆順不問物則之當

否唯欲勝公而濟私或假托於義理而暗售凶害之
計或憑藉於言議而潛媒榮利之畜冉冉至於亂逆
迭出而猶不懲剏誅討之論未嘗不嚴而或有心口
之各異忠逆之分未嘗不判而或有疑信之相眩利
之所在異趍者甘與之綢繆言不相合同臭者反視
如仇讎亂言橫肆而漸染者轉多大義湮晦而詿誤
者益衆建中立極之治邈乎其無期而危亡敗亂之
兆朝夕可待此非我　殿下明有所未燭智有所未
周也煦濡之太過而習於姑息斷決之未果而忽於
懲礪遂使愚癡之類固莫適其所向而馴致陷溺奸

黜之徒雖自知其辜犯而益肆放恣名目標榜竟未能矇然忘於　洞衷衡鍾輕重未免膠固於推移而不得其中也苟欲其叙彝倫之汨亂法　祖宗之憲烈亦唯曰明是非定好惡而已臣伏讀　聖策自予不能歛遵皇極止予將親賢臣窃伏惟念　殿下不患不明而唯患是非之或有顛倒不患不斷而唯患好惡之或為混淆聖王御世比如御馬王良之馬未必皆是駑良而駕以高車一揮鞭策欲疾則疾欲徐則徐衆蹄雖皆如一焉然若夫乘鞭御策一任其横奔亂走未嘗不折軸而敗車　殿下亦嘗觀於泰九

二朋之義矣包荒憑河始若相反而不可偏廢今
殿下只有包荒之仁而未決憑河之勇則此所以有
失於朋之義一失鞭策而猶以不能歛導皇極為
憂者也至於臣隣之有不能寅恭協贊於會歸之治
者亦豈非　殿下之有失於導率耶誠願　殿下惟
於是非之際無或顛倒而明下之惟於好惡之際無
或混淆而斷決之使一世愚夫皆知上之所是
非所好惡明有所定無或挽奪惟以事理之逆順物
則之當否察其忠邪賢否而進退之則　殿下之治
可以侯志建皇極中正之標追　列祖覓蕩之化功

先簡策葉垂後世則豈不盛哉臣既陳以明是非斷
好惡之說而化成之要惟在於悠久不息誠信無偽
此而已 先王五十年制治之符而破朋黨建皇極
之要於是乎備矣易之乾乾夕惕若詩之純亦不已
書之恩日孜孜中庸之明誠曾傳之誠意此其道一
而叙九疇之道亦惟在於是矣惟 殿下念哉臣謹
對

講義

經筵講義

己亥七月十九日召對入 侍參贊官李秉模侍讀

官權以綱史官李信祜注書李兢潤講延思錄臣陳文義曰說書必非古意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者即儒者工夫而帝王之學亦無異焉一時講筵臣僚之所陳達不足以仰贊　聖學常於燕閒之際益加優游涵養之工是臣區區之望也　上曰所陳好矣臣曰自十五入學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後之人自童稚已有汲汲趨利之意此言甚好今世科目中人無以為學必求科目外學問之人布列講讀之任是臣區區之望也　上曰好矣上問興於詩成於樂詩樂一也何以分言上下乎臣曰詩

則發於性情樂則假之律呂有如道咒之相須而敢陳倉猝愚見不勝惶恐　上問予曰以禮教人禮樂不可偏廢何只謂教禮上番對云云臣曰似是先由繩墨之旨意矣　上不答

七月二十九日晝講入　侍特進官沈頠之同知事李普行經筵官宋德相參贊官洪國榮侍讀官權以綱檢討官臣樂洙史官徐龍輔李信祜假注書徐昌修　上講論語浴沂章臣陳文義曰三子所言皆有國大政曾點之言不過一秀才尋常所可為之事而聖人不許彼而許此者蓋許其本源澄澈見得天理

流行處也帝王事業以心為本君心為萬化之本則常於與物同春天理流行處玩心留意是臣區區之望也　上曰好矣

九月初二日晝講入　侍同知事李普行特進官李命植經筵官宋德相參贊官南鶴聞侍讀官柳誼檢討官臣樂洙史官李信祐鄭東俊注書徐龍輔　上謂論語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章臣陳文義曰使億兆之衆皆有寧死不失信之心以常情言之似是至難之事而在上之人苟能於一政一令之間必以至誠無僞為心則其效必至於不言而信不疾而速

民心自可至於寧死不失信之境矣區區之望唯在
聖上改令一出於至誠無僞四字也　上曰下當
言好矣
九月初三日晝講八　侍知事黃景源特進官鄭光
漢叅贊官沈念祖侍讀官柳誼檢討官臣樂洙史官
李信祜鄭東俊注書徐龍輔　上講論語臣陳文義
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聖人之意見子張之偏處故
呴以言之而以後世人君之偏處言之則居之無倦
可為唐宗十漸之戒行之以忠可為漢武外施仁義
之戒而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以工夫極處言之則精

一之道也臣等所望於 殿下者即堯舜精一之道也窃願益加體念焉 上不答

庚子二月十九日晝講入 侍知事金鍾秀特進官金履素參贊官蔡弘履侍讀官趙昺鎮檢討官臣樂洙史官徐龍輔 上講論語臣陳文義曰宰予短喪之問先儒以其無隱謂之不害為忠實而使宰予無隱者可見聖人至誠教人之功化也人君以君師之位若能有聖人至誠教人之功化則群下必無逞情欺心者矣此等處深加留意是臣區區之望也 上曰好矣

二月二十日晝講八　侍知事蔡濟恭特進官金履
素參贊官金魯淳侍讀官金履禧檢討官臣樂洙史
官徐龍輔　上講論語臣陳文義曰子貢問君子亦
有惡乎云云其所以惡之者乃所以愛之也無位君
子之心猶欲以惡之之效推之於愛況有位之人君
苟能惡之得其正則畢竟功效必至於無所可惡之
境矣此等處亦望留意焉　上不答
二月二十七日召對八　侍參贊官金魯淳侍讀官
李時秀檢討官臣樂洙史官徐龍輔　上講東國通
鑑臣陳文義曰三國之世環數千里分為三區地方

至小而兵力甚盛勝國統三之後至今幅圓兼有三國而至於兵力有不如三國時一國此必由於人文漸開文太勝而質不足之弊也文勝之害終至於民俗侈靡財力匱竭非但兵力之凋弊而已此等處伏願留意焉　上曰好矣叅賛官更陳文義訖　上曰下番所達兵力云云甚好矣非但我國也宋朝承五季尚武之後專尚文治自澶淵之役未免示弱於北虜終至南渡漸至委弱而不振此固文勝之弊也至於高宗之世文武將相可謂人才之蔚然終未能恢復此其故何哉上番曰雖有人材不能專任之故也

上曰高宗果有偏安之心而無意興復乎上嘗曰高宗亦豈忍以偏安為心而自至於偏安也　上問下嘗之意如何臣曰高宗之心安得免偏安之譏於後世乎有臣如韓岳之忠而卒不能提一甲渡淮安得免偏安之譏乎　上不答仍退出

二月二十九日晝講八　侍知事蔡濟恭特進官李鎮衡參贊官金魯淳侍讀官姜忱檢討官臣樂洙史官徐龍輔　上講論語臣陳文義曰上嘗所達甚好而果於忘世之人有難求之矣人君風礪一世之道若使慷祿苟安忘義殉利之徒人人皆知其可恥則

隱遯之士雖不得致而亦無異於用其人矣伏願比亦留意焉　上曰好矣

壬寅四月二十六日晝講入　侍知事鄭尚淳特進官韓光會參贊官黃昇源侍讀官徐有成檢討官臣樂洙假注書趙衍德兼春秋金鳳顯金健修　上講孟子芸二卷自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止誠小人也臣陳文義曰大賢無其位而至誠行道之心若是其懇惻眷眷人君則有可為之地誠有聖賢至誠行道之心則他無所求只是方寸間一轉移而道可行矣臣庶顒祝之心惟望　上心之如聖賢至誠行道之

心惶恐敢達伏願留意焉　上曰其言好矣
同月二十九日晝講入　侍同知事金魯鎮特進官
徐有隣叅贊官黃昇源侍讀官徐有成檢討官臣樂
洙假注書趙衍德兼春秋金鳳顯金健修　上講孟
子芽二卷自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止吾何為不豫
哉臣陳文義曰大賢之不得行道而有憂世之心則
不可謂之悉尤也歷代英主求治之心雖切而治不
徯志則漸至懈弛或以為氣數所拘或以為人心不
淑治具在我而推諉天人畢竟功業不免為仍循苟
且之歸者多矣顧今世道人心之淆亂壞敗有不可

言自 上至誠求治之心惟當益加堅持極為惶悚而敢此仰勉焉 上曰其言果然好矣

五月十一日朝講入 侍領事徐命善特進官尹東晳鄭好仁同知事李性源大司憲李在協參贊官沈念祖李時秀司諫權襼檢討官臣樂洙假注書李顯道兼春秋金鳳顯金健修 上講孟子芬二卷自孟子去齊居休止非我志也臣陳文義曰長官所達甚好而聖賢出處辭受之義雖無君德上可論之事以工夫言之不必拘拘於名目如洪範中許多名目及至於會極歸根則一也出處辭受雖非可論於君德

而凡於日用事為之間深究義理類推而旁達泛應而曲當則此等文義亦不可謂無益矣　上不答仍下敎曰今日章句甚少不必強究也

同月二十五日晝講入　侍特進官洪良浩同知事蔡弘履參贊官李亨元侍讀官姜彝天檢討官臣樂洙假注書馬思仁兼春秋金鳳顯金健修　上講盖子荀三卷自滕文公為世子止厥疾不瘳臣陳文義曰性善二字天人性命之大原本然氣質論性論氣之分累處小臣蒙朕不敢有所仰達矣荀念繼之者善雖指成性之前而成性之後亦以生生不息續續

無間為復初之工矣　殿下聖姿出天仁無所不包智無所不周有聖人氣質之性而若以發於政令者言之嫉惡之心屬於義則明斷非不赫然而畢竟或為姑濡姑息之仁所拘惟此而往愛民之心求治之誠非不切矣而常多間斷以致治化之未孚今當憫旱之時　聖念惕然警省仍此而益勉純一之工允孚繼善之理則為堯為舜只在是矣伏願益加省念

上曰其言果然好矣當體念　上問上番云云上番陳達　上曰下番之意如何臣曰俄以性命大原不敢妄論仰達矣　上曰非謂大原也程子曰性即

理也又曰理有善惡又曰先善而後惡此非可疑者乎既曰性即理也而又曰理有善惡先善後惡則理亦有善惡善惡亦有先後耶臣對曰性成之後本然氣質即是一性而非可分而二之者也既有氣質所偏而不能無惡則為惡之理亦不可謂不在理中先善後惡蓋指這箇性之理只是善而已則當以善為主而先言善後言惡也臣之愚意略知其如此而俯詢之下不敢不對亦極慚悚矣　上曰其言好矣仍退出

八月十九日晝講八　侍同知事李坤特進官洪良

洽參贊官洪履健侍讀官臣樂洙檢討官金履鏞假
注書趙衍德兼春秋金健修金鳳顯　上講孟子芻
三卷自龍子曰治地止新子之國臣陳文義曰經界
章首尾全言三代田制養民之政而中間一節說人
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蓋人倫人人固有之性而在
上者明之然後小民可親聖人深意蓋恐其徒養不
教教之要非但導以禮樂亦將齊以刑政必欲明其
倫而使免於夷狄禽獸也方今諸路告歉蠲恤賙賑
之德音洋溢域內　宵旰憂勤全在養民而有大於
此見今彝倫斁絕綱常墜墮亂逆變怪式月斯生殆

使朝廷處分日不暇給此則　殿下有失於明人倫
教民之道也干天誅絕人紀之亂賊巨魁終始姑息
假貸由是而人倫無以明下民無以親今夫為民父
母而不忍者顛連滿壑而宣使舉一國將入於夷狄
禽獸之域而不之恤乎為今教民之道不特在於區
區文教之末必先誅巨魁大慝使民心知所警動如
四凶誅而天下服則人倫始可明下民始可親矣臣
非傳會為說而邊仍文義有此仰陳伏願留神焉
上曰言則好而亦何以處之乎　上仍問曰治地莫
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夏禹聖人也立法必無不善而

龍子之言至以謂莫不善何也臣對曰上古法制有不可詳而夏時貢法必盡善盡美及至周末時勢不同此所以不如助而龍子所謂莫不善於貢者也

上曰比數歲之中以為常云者果如我國西北比總之制耶抑謂豐歉適中而謂之中耶臣對曰臣於章句每潤看而不能究解且於古今田制全素茫昧此句節只以數歲中比數如我國比總之例知之而無他所見矣　上問下番下番對云云仍退出

恩坡散稿卷之二終

恩坡散稿卷之二終

恩坡散稿卷之二終